

主编：刘以林 **中华学生百科全书** 系属教育 必备的参考书



ZHONG
HUA XUE SHENG
BAI KE QUAN SHU

中国现代童话



中华学生百科全书

中国现代童话

总 主 编 刘 以 林
本 册 主 编 谷 玉 军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京新登字 209 号

中华学生百科全书

刘以林 主编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顺义康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50 印张 5408 千字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7-5402-0491-5

印数:6000 册

定价:320.00 元(全 100 册)

《中华学生百科全书》编委会

主编 刘以林 北京组稿中心总编辑

编委	张 平	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博士
	冯晓林	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博士
	毕 诚	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生物化学博士
	于 浩	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化学博士
	陶东风	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
	胡世凯	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后
	杨 易	北京大学数学博士
	袁编宏	北京大学法学博士
	祁述裕	北京大学文学博士
	章启群	北京大学哲学博士
	张同道	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美学博士
	赵 力	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博士
	周泽旺	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博士

中华学生
百科全书

中国现代童话

目 录

小象努努	(1)
歇口气吧，跳蚤	(15)
老鼠看下棋	(20)
听来的童话	(34)
偷梦	(42)
虎牛	(47)
国王和狼	(61)

小象努努

康复昆

一、河边的聚会

澜沧江像一条淡蓝色的绸带，轻柔地飘绕在西双版纳碧绿的土地上。在澜沧江和一条无名小河汇流的地方，有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——勐班森林。这儿，就是小象努努的家乡。

努努是全象群里最小的一只，今年5岁。但它个头却很高大，宽阔平坦的背脊上，放得下一张小桌，四条腿像石柱子。爸爸妈妈很爱它，总把它料理得干干净净，使它显得又聪俊、又可爱。

当时，西双版纳还被土司、头人统治着。勐班森林那一带，被一个叫老叭的大头人霸占着。老叭经常逼着“洪海”（奴隶）们到各地猎兽。因此，努努和象群一起，成年累月躲藏在这密不见天的森林里。

森林中可美极了！无穷无尽的竹林、青棕林四季常青，一片片芭蕉、芒果飘着果香。除了象群外，森林中还居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。每天清晨，当金色的阳光穿过密密匝匝的枝叶，射到森林中铺满松软树叶的土地上的时候，森林中闹闹嚷嚷的好像在开音乐会：枝头上，小鸟们梳理着羽毛，发出悦耳的叫声；松鼠在树枝上蹦蹦跳跳；有时，还会从山箐里

飞来美丽的孔雀和白鹇，森林中五光十色，热闹极了。

可是小努努最喜欢的，还是山坡下那条无名小河。小河不知是从哪儿流来的，带着一股淡淡的咸味，这可是动物们最爱喝的水。因此，小河吸引着许多动物。傍晚的时候，马鹿呀、山猴呀、獐子呀，都跑来喝水、做游戏。领头象每天都带着象群，来小河中洗澡。但因为这条小河离山下近，树木也稀疏，象群总是只呆一小会儿，天黑之前就离开了，只有努努，总爱偷偷地钻个空子，又单独折回河边来玩。

这天，太阳落下山垭的时候，努努又找了个机会，悄悄跑到小河边来。河边有一群麀子正在喝水，它们把前腿跪在沙滩上，伸直身子，把长长的嘴巴浸在水里，偷快地喝着带咸味的河水。努努轻轻巧巧地走过去，在河滩上吸了一鼻管沙，朝河面上喷去，平静的河面上好似突然下起了一阵沙雨，麀子们惊得四散奔逃。努努高兴得“唔、唔”笑起来。麀子们惊慌地跑了一阵，回头看见努努在河边笑，知道是它捣的鬼，都停下来，朝努努喷着响鼻。渐渐地，野鹿、獐子、岩羊、猴子……一群群地来了，动物越聚越多，大家喝足了水，都下到河中游泳，亲热地用身体互相碰撞着，用各种各样的叫声互相问候。猴子不会游水，它们干脆跳到努努背上，像坐船那样，用手划着水，跟着努努在河中游来游去。小河上弥漫着一片欢快热闹的气氛。

正玩高兴的时候，忽然间河面上好像起了风，麀子、岩羊、猴子都从空气中闻到一股可怕的气味，身子不由地发着抖，朝努努身边挤过来。努努挺直身子朝前望，只见远处两面绿光，忽闪忽闪地朝这边移动，还没等努努弄清是怎么回事，一只大老虎就从树丛中钻出来了。河边顿时死一般地寂

静，各种动物都吓得紧贴在努努身上。努努从来没有单独碰到过老虎，因此也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这家伙，不过它一点也不怕，它静静地站着，看着老虎怎样行动。这只老虎猛然看见高大的努努，心中也害怕三分，但这偏偏是只饿虎，它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眼前的美餐。它把眼睛紧盯着努努身旁的马鹿和麂子，猛然朝侧边快跑几步，一下子朝努努身后扑来。一只惊呆了的马鹿被老虎抓了一把，眼看老虎的血盆大口就要咬住它的脖颈。努努这时立刻明白自己该怎样办了，它敏捷地侧转身子，扬起头，用鼻子狠狠地朝老虎打去。这沉重的一击把老虎打倒在地。老虎野性更加勃发了，身子一弓朝努努扑来，爪子一下抓破了努努的皮肤。努努生气了，它大吼一声，趁老虎扑上身的一刹那，用它那粗粗的鼻子紧紧卷起老虎，然后用力往地上一掼，老虎顿时被摔得瘫在那儿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惊心动魄的搏斗结束了。动物们慢慢松下心来用充满感激和敬佩的眼光瞧着努努。马鹿和麂子伸出舌头，轻轻地舔去努努身上的血迹。这时努努非常强烈地想起妈妈、爸爸、爷爷和象群来了。于是，它告别大家，告别了洒满银光的小河，快步走进了莽莽的森林。

二、家庭的变故

努努在森林中找了整整一天一夜，也没有找到象群的一点踪迹。它哪里能想到：就在它离开的这一天一夜中，象群发生了多大的变故呀！

那天傍晚，领头象领着象群离开了小河，由于一路上想

着心事，并没有发觉努努的掉队。领头象就是努努的爷爷，已经 90 多岁了。它在这长长的 90 多年中，经历过的危险、困难和它皮肤上的皱褶一样多。半年前，它那一对金黄色的沉甸甸的象牙掉了，它躲开所有的象，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，独自走进一处野藤缠绕的密林，把象牙埋在一堆乱石头里，以后的每天晚上，它都要悄悄离开象群，到密林中检查一遍。在它的意识中，这对深埋着的象牙就是它的生命，要是象牙丢失了，或是腐烂了，那就意味着它生命的完结。近几天来，它总觉得心上好像坠着千斤大石，因为它隐约地感到：有一双狡诈的眼睛在盯着它的象牙！它常常夜不成眠，三番五次地钻进密林，把那副象牙从一个地方悄悄转移到另一个地方，但总觉得仍不安全，不管搬到哪里，总觉得那双眼睛在跟踪它。这天，它早早地把象群领到一个新的宿营地，又不声不响地钻进了密林。森林中确实充满了生人的气味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紧压着它衰老的心，它迫不及待地翻开乱石，呀！黄灿灿的沉甸甸的象牙终于不见了，变成了一根散发着臭气的芭蕉杆。可恶的贼在老叭指使下，终于偷走了贵重的象牙。它感到全身的骨头好像突然散开了，支撑不住这巨大的身体，它要倒下了。但它是顽强的，不愿意倒在这里，它迈着沉重的脚步，缓缓走出密林，走向一片深深的泥沼——它早就选好的归宿地。在泥沼前，它默默回首，想念着象群和亲爱的孙子——努努，发出一声令人心碎的长吟，然后迈步走进泥沼，一步、两步……泥沼越来越深，再也载不住它沉重的身体，于是，它永远消失在这深黑的泥浆之中了。

第二天，当秋风把树叶吹得满地飘落的时候，眼来的象群发觉领头象不见了。象群失了头象，就像雁群失了头雁一

样，顿时失却纪律和控制，到处乱窜，再也集合不起来。努努的爸爸和妈妈心情更加沉重，因为他们发觉不但丢失了爷爷，还丢失了努努！它们到处奔跑着，呼唤着，找遍整个森林，但不见爷爷和努努的半点踪迹。焦急万分的妈妈不得不离开森林，到有人居住的远方寻找。从此，妈妈也一去不回……

几天之后，努努在其它大象的帮助之下，终于找到了爸爸。几天不见，爸爸完全变了，它原来光滑的皮肤突然打起许多皱褶，上面散乱地挂着碎草和树叶，一双发红的眼睛木然地瞪着远方。努努看见它的时候，它正在一条泥泞的路上蹒来蹒去，泥巴点子溅了一头一身。努努悲痛地呼唤着爸爸，爸爸停下来了，用发红的眼睛盯着努努看了一阵——那眼光不是努努熟悉的温和而亲切的眼光，而是一种疯狂而凶恶的光，突然，爸爸凶猛地朝努努冲来，差点把努努撞倒。

努努的心碎了！啊，爸爸经受不住悲痛的折磨，它，变疯了！

三、努努被擒

努努含着眼泪离开了爸爸，它只有一条路——找妈妈。

可是妈妈在哪里呢？努努找遍森林、找遍河谷、找遍每条小路，都不见妈妈的身影。后来，一位好心的母象婶婶告诉它：妈妈那天为了寻找它和爷爷，是朝着去“火地”的方向走了。

在努努的印象中，“火地”是一个又遥远又可怕的地方。过去听爷爷说起：30多年前，爷爷就带着象群居住在那里。那

里原来也有茂密的森林、清澈的河水，还有一片片大象最爱吃的野棕，后来老叭为了掠夺这里的财富，调了许许多多“洪海”，来这里砍伐木材，放火烧山。居住在森林中的动物死的死、逃的逃，这里便形成了一片荒凉的“火地”。努努从来没有到过“火地”，可是为了寻找妈妈，它不顾一切地上路了。

这是一条辽远而荒漠的道路。路很宽，但很冷落，听不见鸟叫，看不见动物。努努默默独行，凄凉地走过一个又一个山丘，穿过一片又一片森林，不知走了多少天，终于来到一个比较平坦的、光秃秃的山谷中。

山谷中热得厉害，没有水喝。努努经过长途跋涉，口渴得要命，便跑来跑去地找水喝。哈！前面有一汪清水在闪着光亮，努努朝着水光跑去，更使它极度高兴的是：水边有一个高大的熟悉而亲切的影子，那就是它日夜想念的妈妈！

“妈妈——”努努叫喊看朝妈妈奔去。妈妈听见这声音，突然颤抖了一下，严厉而焦急地跺着脚，甩着鼻子，意思是叫努努不要过来。但万分想念妈妈的努努怎能阻止得住呢？它不顾一切地奔向妈妈，快到妈妈身边时，突然天塌地陷一声响，努努掉进了又深又黑的陷阱。原来这是老叭设下的圈套：水边布上陷阱，又利用大象合群的特点，用一只象做诱饵，这样，努努也落入了他的手心。

但努努并不屈服，它在陷阱里怒吼着、踢踏着。两天过去了，它还没有被制原，老叭他们已累得精疲力尽了。没有办法，他们只有采取最后一手——饥饿。

又是两天过去了，努努一口水没喝，一点东西没吃，它静静地趴在凉冰冰的井底，昏昏沉沉地做着梦：它梦见爷爷、

梦见爸爸、妈妈，梦见勐班森林中茂密的树木、带咸味的小河和马鹿、猴子等许多伙伴。往昔生活的每一个快乐场面，都变成梦境展现在它眼前。它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，它没有想到死亡，但死亡却在一步步逼近它。

突然，一种甜丝丝的清凉的感觉沁入它的心脾，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人把水灌到它口中，接着，一大把又肥又嫩的青草又喂了进来，努努下意识地咀嚼着、吞食着，精力又渐渐回到它的身体，它睁开了眼睛：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，月光透过陷井上残留的枝条，斑驳地洒满井底。月光下，一个瘦小的男孩正在一把又一把地给努努喂着青草，他是那样的瘦，两只细小的手臂就和树枝差不多。他用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，哀怜地看着努努。

“吃吧，快吃吧，你和我一样，都是洪水……”喂完草和水，他悄悄地走了。啊，这个不知名的孩子，他的心多好啊！

第二天，老叭带着一伙打手来了，他听说努努不服管，决定把努努打死，割象肉吃。

十几支铜炮枪一齐对着井底，长长的火绒也点着了，只等老叭一个手势，铅巴弹丸和铁沙就要在努努身上穿过无数窟窿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小男孩气喘吁吁地跑来了。

“尊敬的老叭，”他朝老叭深深鞠一躬，“请保留这头小象吧。你知道，活象比死象更有用处。”

“赏它脸，它不出来呀。小家伙，你能把它弄上来吗？”老叭讥讽地对男孩说，一面又抬起了手。

“我能把它领上来！”男孩坚决地回答。

“那好，请吧！”老叭一掀毡帽，咧着金牙嘴，奸笑着说，“要是你能把它弄上来，就免了你家的债，叫你替我当象奴。”

可话又说回来，象踩死了你，我不管！”

“不要你管！”男孩头也不回地走下了陷井。

陷井下，努努已经有力气站起来了。男孩轻轻抚摸着努努柔软的鼻子说：

“小象啊，我叫岩木朗，和你一样，都是苦命的！你跟我走吧，走遍天涯海角，总能找到幸福！比在这儿死在枪子下强。我俩交个朋友，你同意吗？同意就点三下头。”

努努被好心肠的岩木朗说服了，它驯服地点了三下头，跟着岩木朗走出了陷井。

四、做 苦 工

努努和岩木朗被送到了象营。努努的脚上被拴上沉重的铁链，背上被烙上深深的印记，每天为老叭运送木料。老叭要为自己盖一座宫殿，砍伐的木料堆积如山。努努和其他大象一起，每天黎明出山，天黑赶到澜沧江边，走一百多里路，一次运回根大木头。日晒、雨淋、饥饿，它都忍受着，脚被铁链磨破了，滴着鲜血，它也一声不吭。

几天以后，它甚至感到满足和愉快。因为尽管劳役极其艰苦，但却能常常看到妈妈。妈妈也被送到象营拉木头，尽管不在一队，但在路上却能碰面，虽然是迎面一刹那就过去了，但努努能看见妈妈，就够高兴了，它甩起鼻子，“喔”地发出一声欢叫，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热爱和想念，有时，妈妈也同样“澜”地回答它一声，它的心就像浸在蜜水中那样甜。除了妈妈以外，还使它感到高兴的是，它能一步不离地和岩木朗在一起，岩木朗被派作它的“管象奴”，每天和它一样跑

来跑去，负责照管它。岩木朗的心像妈妈一样善良，当一天苦活干完后，他顾不上吃饭，就拿上镰刀去割青草。他割来的草啊，嫩得流出流汁，吃进口里就长力气。他常常把家里的一两根甘蔗或一团糯米饭，悄悄裹在青草里喂努努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还会从怀里摸出短笛，轻轻吹奏一些傣族古老的乐曲，那优美的旋律啊，有时像在倾诉哀怨和痛苦，有时又像在寻求美好的未来。努努的心在笛声中慢慢沉静下去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甜美的梦乡，一天艰苦劳动的疲劳也就解除了。

如果这种生活能保持下去的话，努努也就忍了。可是，在那黑暗的社会，就连这种苦役的平静也不能得到啊。

一天，它和妈妈刚好在途中相遇，正要互相问好，突然从路旁密林中，钻出一头野象来。那野象身上很脏，两根锋利的象牙却被磨得亮光闪闪，一双充血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前方，当它看见路上行走的象队时，突然昂首狂叫起来，疯狂的叫声震撼着森林，更以巨大的力量震撼着努努和妈妈的心：它们从声音中听出来了，这头野象不是别人，正是久别的爸爸！努努激动地朝爸爸跑去，可是拖在身后的木头被树丛挡住了，它跑不过去，妈妈也在凄凉地长啸着，疯了的老叭似乎也明白了，面前正是它日夜窜来窜去要寻找的亲人，它迎面扑过来了。可是，就在这时，老叭发现了爸爸，立即带着一群打手包围上来，嚷着：“逮野象喽！逮野象喽！”手中的长刀和铜枪闪着亮光。爸爸看见包围上来的人，发红的眼睛更红了，它狂吼一声，猛然激怒起来，以惊人的速度向老叭冲去，老叭吓得急忙躲到打手们的后边，一个吓呆了的打手被爸爸一脚踩倒在地。“开枪！快开枪！”老叭嘶哑地喊叫

着，四散奔逃的打手慌忙举起了枪。疯了的爸爸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。“砰！”冷不防后面枪声响了，努努闭上了眼睛，接着又响起好几声枪响，铜炮枪射击的烟雾弥漫树林。等努努再睁开眼睛，只见爸爸已跑远了，而另一头象躺在地上，这是谁呢？仔细一看，啊，原来是妈妈！原来妈妈看见开枪，不顾自己地奔上去，用身体挡住了子弹，保护了爸爸，自己却被打死了！

努努感到眼前突然昏黑了，天地在旋转，怒火在燃烧，它要朝仇人冲去，但它的身子被木头拖在树丛中，不能动弹，同时，一双小而有力的手在拉住它的缰绳，岩木朗在流着眼泪劝阻它：“不能去啊，不能白白送死，这仇，留着以后报吧！”

从此以后，努努的生活完全变了，它再也不能感到快乐和平静。它默默地拖着木头，走啊，走啊，走不完的路，流不尽的泪，它在等待着报仇的机会。

这一天终于来了。一个赧（奉献的意思）佛的日于，老叭为了炫耀威风，决走自己和贵族们乘象游行，努努也被拉来当坐骑。它被解去了铁链，披上毛毡，背上凉棚，驮着老叭走上拥挤的大街，在两旁跪拜的人群中穿行，走完一条又一条街，老叭要回家了，当路过澜沧江边的时候，努努突然决定向江中走去，它要到江中淹死背上的仇人。它快步走下江岸，背上的老叭吓得怪叫起来。可是，按照傣族的风俗，这天人们都要到江边取水，江岸上、浅水区密密麻麻挤满了人，努努怕踩着人，只好又折上岸来，把肚里的怒火强压下去，让老叭的命暂时保留下来。

老叭看出了它反抗的念头，就把它和岩木朗一起卖给了一家上海的马戏团。

五、舞台生涯

上海，中国的最大都市。幢幢高楼像勐班森林里的树木，接连不断，并肩耸立。马路上络绎不绝的车辆就像流水似的来来往往。

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，努努含着眼泪告别了苦乐交集的故乡，千里迢迢来到了这个喧闹的都市。

一种新的痛苦生活开始了。皮鞭下，努努按着命令学做各种动作：走花步、踩皮球、喷水柱……又饿又累，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还不给东西吃。它在这种难堪的生活和皮鞭、饥饿的高压下，很快学会了各种本领。它强装笑颜，做着各种滑稽可笑的动作；它强按怒火，希望有一天能报仇！

3个月后的有一天，“里里马戏团”墙上贴出了巨大的海报：今晚举行首次公演，有大象喷火、狮子衔人头等惊险表演！

这天晚上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宽阔的剧场里座无虚席、人山人海。资本家、阔太太、娇小姐、洋人……在座位上噙着瓜子、嚼着口香糖，大声谈笑着，等待着表演开始。

8点整，开场的铃声响过，班主带着全体演员——大象、狮子、狗熊、猴子……走出场来，它们都穿得花花绿绿，做着各种可笑的动作。三只披着卷发、化妆成摩登女郎的猴子，还不断地向台下人群频频抛吻，逗得少爷小姐们怪声大笑起来。

出场礼行过后，努努第一个表演，它今天被打扮成一个海气小孩的形象，胸前穿着一道白一道蓝的水手服，使它远看好像一只斑马。它出场后，就用调皮的动作，一边左一边

右地走路，接着从一只大水缸里捞出一只大皮球，先用鼻子一上一下地抛着玩，又用头一上一下地顶着玩，最后干脆放在脚底，双脚踩着皮球在场上跑。它表演得很灵活，人们看看它巨大的身体，居然被一只皮球载着跑，都难以置信，但它一次也没有跌下来。接着，它用鼻管从另一只桶里汲足水（一种特制的燃点很低的化学药水），往空中一喷，这些水都噼噼叭叭炸起火花，宛如喷出一条火龙，观众都鼓起掌来。掌声中，努努长鼻一卷，突然从观众席第一排上把一个男孩卷到空中，在空中停留数秒钟，又轻轻往回一勾，放到自己的背上。这是班主特意安排的惊险镜头，被卷的人就是岩木朗，不消说，努努是不会伤害岩木朗的。不过，观众却因此大受刺激，银钱像雨点似的地朝台上抛来，努努的表演也就结束了。

接下去，狗熊、猴子、狗……一个个登台表演，有滑稽可笑的，有聪明伶俐的，也有各种惊险动作。最后的压场戏更为惊险，一只非洲狮子蹲在地上，鬃毛飘拂，凶猛异常，大张着血盆大口，一个男孩——当然又最岩木朗，平卧在狮子脚下，慢慢地把头伸到狮子口里。当岩木朗的头刚刚伸入狮子口中的时候，全场电灯突然熄灭了，只有狮子脚下一盏红灯，闪闪地映出这可怕的镜头，这就是戏院老板设计的“狮子衔人头”。

岩木朗的生命冒险，自然激起了台下观众的喝彩和太太小姐的尖叫，于是，无数的银钱又抛上台来。金钱，流水般地流向戏院老板的腰包，努努和岩木朗的时光，也便随着这阵阵金钱的雨，流水似的消逝了。